

楊雲濤：哪吒，一個人的旅途

哪吒的故事，大部分人都爛熟於胸，楊雲濤重新面對這個經典，無意只是單純地將故事再講一遍，而是想要找到新的角度。「故事我們從小就知道了，但是這兩年我突然對這個傳說和角色又有了新的個人體會。」他說，自己的生命階段來到中年，一方面在創作上時刻面對着「如何繼續下去」的省思；另一方面，社會流變從未停止，再加上疫情肆虐，身處其中的他在當下一刻有了更多的感悟。

透過對《哪吒》的再詮釋，他想要去解讀自己內心所產生的感知是什麼。

成長、叛逆、決絕、孤勇、熱血、愛……再看《哪吒》，原來故事裏已包含了這許多，當楊雲濤站在個人的角度去細細挖掘，發現它已經足夠包含自己現階段的認知與故事。「我個人從來面對傳統、傳說、經典，都是要把自己放進去。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就是我自己要在裏面。從這個角度來說，《哪吒》這個故事真的蠻經典的。」

青春與自由

「克制與自由，理性和感性，我正處於這麼一個階段。」楊雲濤說，以往的自己也許在一路狂奔，不斷向前向前。現在他事業有成，家庭幸福，步子慢下來後，面對生命和創作，是否可以有另一種解讀與追求？

「尤其在舞蹈這個行業，我們經常說這是一種青春的藝術，它與身體有關係。可是身體是一直在變化的，用身體作為一種表演形式的，說得不好聽點，老了就是老了，心態當然可以永葆青春，可是客觀上身體就是在不停衰老，我們不得不面對這個事情。我從事這個行業，也正在經歷這些。我的能力，我的身體狀態，它的變化我自己知道，它會影響我的信心，會讓我問自己。」

「我希望通過哪吒這個故事來解決我的問題。」楊雲濤說。

在實現自我的命運之途上奮力狂奔的哪吒，讓楊雲濤看到了那種閃耀的青春與活力。「這個是我們生命中最可貴的，也是生命的起點。生命首先在於運動，而不是停止或者思考，它首先要動起來。」在他看來，生命是一個周期，如何在不同的階段審視自我，繼而找到後續前行的能量是最為重要之事。「所以不是只有小朋友才看《哪吒》，有人覺得人到中年就不去看，因為好像已經經歷過了那個階段。不是這樣的。」他說，「主觀上我希望作品讓大家對生命有再多一點的認識，關於怎麼再去擁抱青春與活力，又哪怕只是分享一些我的困惑。希望大家多一點寬度。」

父子

在哪吒鬧海的故事中，桀驁難馴的哪吒把龍王三太子敖丙扒皮抽筋，把作惡的龍王打得無力還手，懶理什麼天條規訓，大快人心；後為成大義而選擇自刎，削肉還母、剔骨還父，又有着極致的悲劇色彩。到最後太乙真人重塑哪吒肉身，復活的哪吒習得三頭六臂之化身，殺回東海，收服

龍王，至此完成了自身命運的輪迴。

故事讓人激動之處除了哪吒與「惡勢力」的纏鬥外，就是他對天庭權威與古板父親的反抗和不妥協。最終更選擇以自戕的方式來保全自我同時完成孝道，如此決絕又極端，在追求敦厚與中庸的中國傳統故事中是少見的鋒利之筆。

楊雲濤說，人到中年，再看哪吒的故事，卻不僅看到哪吒，也看到父親李靖。

「對一個人物的理解，一定要站到他的對立面才能夠全面。到了我這個年紀，我有兩個『小哪吒』，又有父親，我以為我是哪吒，也肯定希望自己是哪吒，可是我突然之間明白了，他對面的那個人是怎麼看他的。」

正所謂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紀，此時的楊雲濤對兒子與父親的角色有了更多的親身體認，「哪吒的故事，重要的就是在講這種和親人之間，尤其和父親間的關係，這是傳統故事中筆墨比較重的。」

其實哪吒身上本就有一種對於外部安排，對於責任，對於條條框框的反思。而他的重生在楊雲濤看來，隱喻着不同生命節點的破與立。「任何事情去到一種極端後都會回來，重新去看故事的文本，當去到一種極致時，就安排了他重生。好像冥冥之中告訴我們，不論你秉持什麼理念，都要留意並不是只能一條路走到黑的，要有一種自己會重生的準備。那這種重生是什麼呢？很有趣，可能是在暗示我們最壞之處也未必是終局。哪怕自己走到頭了，也不要太擔心，不要覺得自己是失敗了，因為最終的成功是建立在這個上面的。當遇到問題的時候，遇到阻力和困難的時候怎麼面對？哪吒不懷疑自己，這個人物很勇敢。這些我覺得大家都可以重新去思考。」

「說得白一點，我也希望我可以想開嘛。」他笑，創作就如同是開解自己，「人生一場，最終不就是想開嗎？」

不管站在什麼樣的岔路口，想開了，繼續走，柳暗花明又一村。

從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的經典動畫電影《哪吒鬧海》，到創造了2019年票房紀錄的動畫《哪吒之魔童降世》，再到正在製作的續集《哪吒之魔童鬧海》，哪吒，儼然已是近年繼孫悟空後，中國傳統文化中又一熱門IP。

想起哪吒，容易想起「叛逆」、「自我」，「我命由我不由天」。但在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楊雲濤看來，如果把生命看作是循環往復的圓環，哪吒則象徵着上面的一段，青春勃發，赤子胸懷，前面銜接着少年意氣。「那後面呢？」人到中年，舞蹈家站在哪吒身側，恍似置身湍流的人生河川之中，在新作《一個人的哪吒》中，他如此問道。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香港舞蹈團提供



◆《一個人的哪吒》是內省自我之作。 攝影：Quist Tsang @ Quistorgraphy



◆《一個人的哪吒》將以全男班陣容登場。 攝影：Henry Wong @ S2 Production



◆《一個人的哪吒》排練中。 攝影：Mak Cheong Wai @ Moon 9 image



◆《一個人的哪吒》聚焦在哪吒的自我與孤獨上。攝影：Mak Cheong Wai @ Moon 9 image

獻給每一個人——孤獨也是力量

作品名為《一個人的哪吒》，不僅因為從一開始，哪吒的成長之旅就不是熱鬧的群戲，而是一個人的獨自奔跑；還因為對創作者來說，創作究其最終就是「一個人」的，這孤獨也是力量。

楊雲濤卻希望，觀眾也是「孤獨」的。「我希望哪吒真的不是一群，這有點矛盾，它是一群人跳，我也希望一群人來看，但是我把它獻給每一個人。」

他希望建立一種全新的觀賞舞蹈藝術的模式，「你感覺，雖然是和幾千個人坐在一個劇場中，但你感覺是你一個人在看。這種感覺不像看足球比賽，大家一起歡呼。我想營造『一個人』的劇場，精神上的一個人。這是很奇妙的感覺。我覺得，幾萬人一起在球場歡呼，那個力量反而表面、脆弱，而當幾千個人都很安靜專注，變成一

個點的時候，那個力量真正強大，但是它又是很個人的，是從每一個觀眾身體裏面出來的，而不是靠外面來聯繫。」

對於舞蹈藝術來說，其起源本就有着祭祀與巫術的色彩，楊雲濤遺憾這部分似乎沒有被傳承下來，今時今日，大家在觀賞傳統舞和中國舞時，仍然比較多在看場面的熱鬧。這並非不好，卻不足夠。「我覺得我不是在引進一種西方的觀賞方式，其實我們東方更講究這個——自己一方世界，自己與天地的連接。那個內心是非常強大的。」

在《一個人的哪吒》中看到自己，幾千個不同的「自己」在劇場中凝結，楊雲濤所期待的，大概是這樣一種精神上的共振。

《一個人的哪吒》
時間：6月10至11日 晚上7點45分
6月11至12日 下午3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略評班貝格交響樂團

在世界上芸芸的交響樂團中，有一個樂師群組十分特別的樂團，那就是二戰後在德國班貝格市由一群捷克樂師們組成的班貝格交響樂團（Bamberg Symphony Orchestra），它的首席指揮曾是德國的一代大師Joseph Keilberth。這個樂團至今已換過兩三代樂師了，但他們獨樹一幟的演奏風格和藝術水平在傳承中一路走高，到2003年被所在州易名為巴伐利亞國家愛樂管弦樂團（Bayerische Staatsphilharmonie），成為德國一支具有崇高聲譽的交響樂團。

早前的香港藝術節，可謂是「有幸」地在本屆點中了這個樂團——在邀請過許多名不見經傳的樂隊之後。從他們開出的節目表已可以看出非一般的實力和氣派，三場分別演奏的是：史麥塔那《我的祖國》全曲，布魯克納《第九交響曲》，馬勒《第九交響曲》。這樣的曲目，試問是那些諸如四次茅夫或蘇格蘭交響樂團敢演奏的嗎？可惜由於疫情的再度肆虐，香港的聽眾始終無緣親耳聆賞他們的美妙演奏，只能通過網上轉播。

第一場的「Má Vlast」，基本上是對捷克的歷史和山川河流的音畫素描，藝術深度有限，所以我淺嘗輒止。到布魯克納《第九交響曲》，就顯出這支樂團的獨特風格了。首先要說，此曲是布魯克納題獻給「親愛的上帝」之作，是盡訴其心底塊壘的一首艱辛而又湍流急的巨作，典型的德奧樂團會奏得比較沉重，而非德奧樂團則又不具備足夠的精神含量而浮於外在。以境界最高的宇宙畫面（如指揮S. Celibidache、Schuricht、Kabasta等的作品）做對比，班貝格樂團所呈現的是一派可喜的人間景象。翠綠的山巒和小樹林，林間的小溪，隨着樂隊的淺唱歌吟，一種人性化的色調漸漸溫暖明朗了，讓人感受到布魯克納至老至死仍保有一顆童心的可親近和可愛——儘管在時人看來他已是一個孤僻的老頭。在我聽過的近三十個錄音版本中，班貝格樂團是最輕盈而溫暖

的。

第二個主題開始，他們的演奏竟然一頭扎進一堆完全不理旁人的神秘音叢中，那是一絲絲最輕柔但同時又是集千鈞之力而不可中斷的夢迴牽牽。最後的銅管樂隆隆響起，他們依然是莊重地向生命還是神明還是人世做一次正式的最崇高的致敬和告別？這個小鎮來的老叟語焉不詳地留下了一個該打屁股的謎團。

第二樂章布魯克納更加放肆，用一大堆撥弦音符開始了一首急切過高山滾動的戲謔曲！這讓排練最多的Celibidache都有點手忙腳亂，而歷史上聲名不佳的Kabasta則因應付裕如而成錄音史上第一鬼才！其他指揮如Furtwangler, Knappertbusch, Giulini, Gunter Wand等人都是飛沙走石，處於此上升連空氣都似有似無的高空境地。那近在眼前卻又遠不可及的星辰閃爍的救贖，那淚光婆娑和此身即將就木的惶惑，終於匯集成暴風驟雨的隆隆雷聲，最後的聖壇上的神秘之紗將要揭開了，一生虔誠的老叟此時也發出咆哮，而後又恢復了等待的耐心。在遠遠的地平線上，遠去的第三章樂章停止了悸動，漾起微微的最後一縷希望，只剩指揮者揚起的指尖和他久久凝視虛空的目光……

終於到了第三樂章，這是布魯克納本人譜寫的最後一闕樂曲，雖然他原先計劃要寫第四樂章的，但根據這裏已寫就版本，那些已完現心跡的和弦音色，把該說的話都已經講完了，所以停在第三樂章已是天意，所以很多天性敏銳的大師都只錄音到第三樂章結束。班貝格的現任首席指揮胡薩也是如此，而他所拿捏的音色，顯示出一種介乎宗教與世俗間的清淡情愫，並因此上升到連空氣都似有似無的高空境地。那近在眼前卻又遠不可及的星辰閃爍的救贖，那淚光婆娑和此身即將就木的惶惑，終於匯集成暴風驟雨的隆隆雷聲，最後的聖壇上的神秘之紗將要揭開了，一生虔誠的老叟此時也發出咆哮，而後又恢復了等待的耐心。在遠遠的地平線上，遠去的第三章樂章停止了悸動，漾起微微的最後一縷希望，只剩指揮者揚起的指尖和他久久凝視虛空的目光……

接下去第三場的馬勒《第九交響曲》，果然從第一樂章起，就產生一種與布九的「比較文學」的角度和趣味。首先，布魯克納與馬勒都



◆班貝格交響樂團

攝影：Andreas Herzau 香港藝術節提供

是19世紀末維也納音樂圈子的人，馬勒曾稱布魯克納是他的音樂先驅，按華分布氏是馬勒的老師，但他倆都受到華格納音樂的感召，然後，同樣碰到《第九交響曲》這個自貝多芬以降的禁忌主題。布氏未完成的「第九」已是他的天鵝之歌，而馬勒也是抱着與其一戰之心來譜寫這首「第九」的，經過他的「浮士德」根基的《第八交響曲》和外依唐詩的《大地之歌》，這首延遲心曲的「第九」的起始句，就立時自剖胸臆而湧出一股厚重的蒼老和滄桑——我立時想起布魯克納耄耋時仍有一顆童心，而馬勒這個從奧匈帝國邊陲之地來的學生，儘管才華出眾，但究其一生，也沒能守住一顆安適寧靜的心。他在嚴肅認真中一絲不苟，而誇張和神經質是他的作風傾向。與世上現存的所有「馬九」的演繹——那些情感濃厚、大開大闢的演繹，由回歸青春的神魂激發到彷彿聽到死神的腳步逼近。某些指揮家還徘徊在迎接死亡同時迎接新生間，以痛哭流涕的方式表現馬勒的近乎煽情的極端分裂手法——冷靜的謳歌與狂號，班貝格卻以一種捷克人特有的輕幽幽默方法，同時又以諳熟此曲真意的妮妮奏來展現他們是立足於德奧音樂的精神領土之上。他們不必着眼於眼前的光怪陸離或風雲激盪，而是在盡情演奏中永遠不失一份優雅，如同貫徹「距離產生美」的信念。而這種輕盈又透徹的風格，正是班貝格樂團與生俱來並傳承至今的特殊風範，也讓我這個資深樂迷聽來深感受用，無限歡喜！

◆文：蕭威廉

周末好去處

M+幕牆全新作品《光之凝》

西九M+博物館即日起將於M+幕牆上展出由香港藝術先驅鮑藹倫創作的全新流動影像作品《光之凝》。《光之凝》為M+與巴塞爾藝術展合作的委約項目，作品展期至2022年6月19日，其間每晚7時至9時在M+幕牆上展出。

《光之凝》由巴塞爾藝術展主要合作夥伴瑞銀集團支持，是特為M+幕牆創作的錄像裝置作品。這個場地特定作品採用數碼動畫特效，探索有形和無形的可能性，將光轉化為

數碼效果豐富的藝術作品。此錄像作品以手語表達為人熟悉的大乘佛教經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以富有宗教儀式意味的作品，引人沉思「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奧義。當M+辦公室內的光線與幕牆上的燈光交織，《光之凝》的展示便會為香港觀眾帶來指引和希望。

日期：即日起至6月19日
每晚7時至9時
地點：M+幕牆

《撈鬆》載譽歸來！

《撈鬆》由「Tri 家仔」原班團隊製作，於2021年秋季「大館表演藝術季：SPOTLIGHT」首次公演，坊間好評如潮，劉榮豐更憑此演出獲提名第13屆香港小劇場獎最佳男主角。現在，演出將於6月載譽重演。「撈鬆」是廣東人對外省人的稱呼，香港曾大批吸納外省移民，大概你我的上幾代都曾是「撈鬆」，與那陌生的鄉土有一絲關連。聯合創作、作曲、文字及表演者盧宜均與聯合創作、文字及表演者劉榮豐將會把各式異鄉故事，繼續以港式歌廳cabaret



形式，輕鬆混搭於一夜歌聲對談之中，多聲道唱出香港這個文化熔爐的生活與回憶，連接跨代的根源與傳承。

日期：6月2日至5日
晚上8時
6月4日、5日
下午2時30分
地點：大館賽馬會立方